

# 《毛诗传笺通释》据《说文》「以形索义」解《诗》探析

陈智贤

86012@mail.wzu.edu.tw

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系副教授

## 摘要

《说文解字》虽被视为文字的专书，其实许慎着《说文解字》的目的仍是为了训释经典，具有训诂作用，而历来运用「以形索义」的训诂方法，也都不能离开《说文解字》。可见训诂「形训」的运用上，《说文》是相当重要的参考数据。冯浩菲《毛诗训诂研究·下》即指出：「清人《诗》解中的以形说义例多沿用《说文》的说法。」

通观清人展现训诂特色解释《诗经》的专著，如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，大多在推崇《毛传》下，依循《传》说发挥，真正能「以三家辨其异同，以全经明其义例，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，以双声迭韵别其通借。意有省会，复加点窜」不专主一家，善于吸取《三家诗》的优点，重视文脉意义的贯通与全经句例，且折衷至当，纠正《传》、《笺》、《正义》的错误，并提出自己的创见，应属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一书了。

在马氏《通释》一书中，《说文》的运用占了极重要的地位，或以《说文》辨其通借，读以本字；或校勘异文，定其讹误；或以《说文》义训为归；或以释声为据，可谓多方运用。本文主要探讨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以《说文》字形证《诗》义的成就及缺失。

虽然马氏能兼采三家，能不自囿于《毛传》，故在训诂的论断上，常能洞彻《毛传》之失，提出个人的见解。然马氏亦因太过看重《说文》字形在训诂证义上的效用，因误用《说文》而导致训诂上的缺失，亦在马氏的著作中明显地呈显。而透过马氏据《说文》「以形索义」所衍生的问题，本文将进而探讨以《说文》字形用于训诂上形训的实践时，在训诂上的效用与限制。

关键词：说文解字 毛诗传笺通释 训诂 形训 马瑞辰